

雪芽 著



凤鸣九霄之
倾心计

望妃出阁

上册

网络原名
《莫相弃》
下堂皇妃
要出阁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凤鸣九霄之
修心计

I247.5
X983-2



望妃出阁

雪芽
著

上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247.5
X983-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妃出阁 / 雪芽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9-05189-1

I. ①皇…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3467号

皇妃出阁

HUANGFEI CHUGE

雪 芽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郑 玲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秋水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直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39.25 字数：793千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189-1

定价：49.80元（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拒婚	空叹姻缘错	001
第二章	赌气	丑颜遮真容	013
第三章	秘密	往昔如烟	026
第四章	妒火	相思为他人	038
第五章	怜惜	春水映梨花	051
第六章	狩猎	黄雀在后时	064
第七章	遇伏	情深两难却	076
第八章	猎狐	以她为诱饵	087
第九章	离开	郎骑竹马来	101
第十章	震怒	难回旧时光	112
第十一章	联手	只要你信我	124
第十二章	情伤	不如归去好	137
第十三章	疗伤	猜不透心思	150
第十四章	袒护	留在我身边	163
第十五章	离开	你我不相欠	176
第十六章	回府	心悦两不知	189
第十七章	和离	我不再等你	201
第十八章	醉酒	依偎芙蓉帐	214
第十九章	谋算	攻心为上策	226
第二十章	妖镜	前世今生缘	238
第二十一章	出海	隐藏的杀机	251
第二十二章	海难	生死两相依	263
第二十三章	中毒	未知你心意	276
第二十四章	输赢	逃不开情劫	289
第二十五章	情动	我也喜欢你	302



第一章 拒婚 空叹姻缘错

大概全天下人也未曾想到，御赐大婚之日，新娘居然会被夫婿公然拒之门外！

活生生的，她安紫薰成了先例。

她奉旨从藩地来西楚与自小定亲的庆王赫连卿完婚。婚事，是皇帝多年前亲口许下，又亲自下旨赐婚的。

赫连卿此举，无疑是告诉天下人，他抗旨！

朱红色威严气派的庆王府大门，牢牢紧闭，通报的人喊得嗓子快哑了，门拍得啪啪作响，也不见里面有动静。

奉旨送嫁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在西楚头一个不能惹的就是庆王，西楚王三皇子，除去太子外，也是唯一年少时就有了封号封地的王爷，少年时带兵征战至今只胜不败，更得圣宠！

大红喜轿中安紫薰红纱遮住眼睛下方的面容，黑白分明的水眸微微一笑如弯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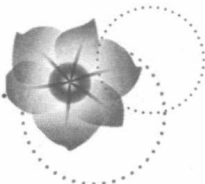
她慢条斯理地，对身边伺候的阿端使了个眼色。

突然四周人声一下子沸腾，庆王府一直紧闭的大门居然被新娘随行侍从用力撞开。

府门大开，只见锦衣华服的年轻男子从花厅慢慢走出，五官生得阴柔秀美，风度翩翩，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一脸惊诧。

赫连卿？安紫薰视线移向他。

只听西楚朝中官员上前躬身行礼道：“七爷，见到您就好了！”



“哎哟，这唱的是哪出戏？好大的排场呀！”赫连孝冷笑着走向送嫁的队伍。

“七王爷，您说笑了，今儿是庆王和镇南王千金大婚之日。”

“大婚？！”他啧啧，“本王怎么就不知道三哥今日大婚？”

“婚事是多年前皇上定下的，我家小姐领了圣旨来和王爷完婚，全西楚都知道！”阿端性子火爆，哪里容得旁人这般羞辱自家小姐。

“好个大胆的奴婢，猖狂到敢顶撞本王，当真不要你的脑袋了！”言毕，他收敛笑意，冷冷地一扫阿端。

一时，无人敢再发出声音。

一声轻笑传来，像春日里和煦的轻风拂面，赫连孝不由得目光一转，瞧了过去。

“火气好大。”轿中人轻柔软语，谈笑间帘子被掀开半幅。

她侧身而坐，眼梢弯弯如月，映着金色阳光，似一抹红云跃然而出，炫目得令人舍不得将眼光收回。

“七王爷，恕安紫薰不便行礼。”

赫连孝微微怔住，忽地想起了什么，眼里尽是玩味的笑。

镇南王安宗柏的女儿？！听说她娘出身海寇，到底野蛮得很，有胆子撞开庆王府大门！

“火气是有，见了美人儿自然就消了，可若是见到你……”他嬉笑着走到轿帘前，虽然压低了声音，在场的人还是听得清楚，“听闻你相貌丑陋，爷还真怕被你吓得没了魂！”

来之前，她就听说西楚那些关于她样貌的流言飞语，再瞧赫连孝一脸嘲弄地笑着，安紫薰颌首浅浅一笑。

“若是面对七爷，试问有哪个女子，能及得上七爷您色如春花。”余音落下，只见面前的男子脸色骤然一变，隐露戾气。

七王赫连孝素爱美人，偏偏又生得俊美尤似女子，最忌讳的便是有人拿此说事，西楚皆知。更因为他是庆王最亲近的弟弟，没人敢当面说起。

被戳到痛处，赫连孝几乎是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对她似诅咒般低语：“我三哥根本没有同意这门婚事，你这个丑女迟早被休！你今天别指望能进庆王府的大门！”

“现在怎么办？”赫连孝的话令阿端心中着急，难道不仅要被拒之门外，今日就连这庆王府也进不去？

“凉拌。”安紫薰笑笑安抚似的拍了拍她，潋滟水眸里的盈盈笑意，渐渐退散开。唇角勾起的弧度，却漾开得越来越大。

他一句没同意，以为能随意摆布一切。

她看着一脸等着瞧好戏的赫连孝，攥紧喜服下纤细的手指，她笑得像个找到新玩法的

孩子站起身：“我这人偏不信邪！来人，入府！”

“圣旨到！”

尖尖急促的声音适时阻止了快要不能控制的局面，一匹快马由远及近停在安紫薰轿子前，内侍官打扮的人一见眼下这幅景象，急忙道：“镇南王之女安紫薰接旨，镇南王之女远嫁西楚，舟车劳顿，朕特赐行馆一间稍作休息，择吉日完婚，钦此。”

内侍官宣旨后赶忙凑上她跟前低声讨好道：“奴才见过庆王妃，皇上让奴才带句话给您，这婚事一定给您办得热热闹闹的，断然不会委屈您。”

今天这场拒婚的风波闹得满城皆知，最后还是要她退后一步完结。

赫连卿，你好样的！

她腹诽，却低了声音柔柔道：“安紫薰谢过西楚王赏赐。我赶路匆忙确实累了，有劳这位公公带路吧。”

送嫁的轿子在内侍官带领下转了方向，去向行馆。

庆王府倚天阁，赫连孝得意地瞧着远去的送嫁队伍：“三哥，你真厉害，连父皇都不能奈何你娶安紫薰！”

身后侧卧的男子着一件纯色无杂的玄黑狐裘，俊美无双的脸，线条完美得仿佛从画上拓下。

嘴角弯起漂亮的弧度，似有似无的笑，因是绝色，一笑便已倾城。重瞳流光溢彩却无半点笑意，冷如千年寒冰令人生畏。

他习惯性抚摸缠在手腕上的一条跃然欲飞的黑龙，巧夺天工的逼真，非金非玉，瞧不出质地。

安宗柏的女儿，还是如约被送到了西楚帝都，可惜他从头至尾都没有同意过这桩婚事，更别指望他会妥协。

不过他期待良久的好戏，终于要上演了！

殊不知，将来一连串的爱恨纠葛，早已注定始于这日、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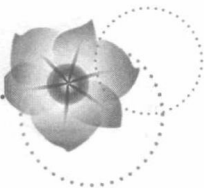
安紫薰住进行馆，一连三天，宫里来人伺候问安，却绝口不提她和庆王的婚事安排。

“小姐，据闻庆王身体抱恙，就连皇上宣旨入宫他都没有奉旨前去。”阿端一边说着，一边为安紫薰打着扇子。

安紫薰一贯怕热，才初夏，只穿了薄衫，皓白手腕上戴着一只精雕细琢的手镯，一羽凤盘桓其上，首尾相衔，栩栩如生。

安紫薰阖着眼听她说着，嘴角永远都弯起带着笑。

“抱恙得好啊，万一因为我，他赫连卿气丢了性命，我们马上收拾打包回藩地。阿端，你家小姐就真的不用嫁人了！”



她顺势翻身起来，拿了扇子，自己扇着颇为得意地逗着阿端玩。

“呸、呸、呸！”阿端赶忙朝一边啐了几口，“话不能乱说，小姐若是真的不想嫁庆王爷，这十多年也不会远在藩地，却时刻关注庆王爷的消息！”

安紫薰笑而不语，眼神却掠过窗外变得沉静，笑意凉薄。

关心？她自然关心，这个自小与她订婚的赫连卿，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每每想起前世的自己，做卧底的悲哀，在于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意外死亡成了唯一解脱。

穿越轮回今生的自己，镇南王之女，八岁被赐婚三皇子赫连卿。

她的娘亲金筱瞳，未出阁前是雄霸南海的龙王金咤的女儿。

西楚王借用了金咤海上的权力，在众多皇子中夺得皇位，之后招安南海，金咤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将女儿金筱瞳嫁给战功赫赫的镇南王安宗柏为妻。

正因为如此大的两家权势联姻，之后才间接促成了今日她和赫连卿的婚事。

互相制约。

摸着手腕上的绮凤镯，当年赐婚时，特意赏赐作为联姻信物，以凤之尊下聘采取怀柔之策换得镇南王全心效忠朝廷。

她不能拒绝，藩地上万性命都拴在她身上，可让她继续活在不能选择自己要过的人生中，这两世为人的机会岂不是糟蹋了！

所以她遵照婚约嫁了过来，眼下所见，赫连卿和她想的一样，压根没有成婚的意思，既然如此，就不能怪她后面要做什么了。

阿端见她又是一副出神的模样，她伺候小姐好些年，安紫薰无论面对任何人任何事，总是一副笑嘻嘻的神态。再是不开心、委屈的时候，她也不轻易表露。

忽闻安紫薰在喊她：“阿端，之前让你打听的事情查到了吗？”

“嗯，奴婢打听到了。可是小姐，你要去留仙阁做什么？”

手里扇子轻敲阿端肩头，安紫薰笑而不答。等了好些时候，该来的总归要见。

次日清晨，西楚最大酒楼留仙阁雅间，翩翩公子打扮的安紫薰悠闲临窗眺望眼前的繁华帝都。

阿端凑热闹挤在人群里，她忽然眼光被什么吸引似的：“小……”站起身就忘记她交代的称呼，被安紫薰白了一眼忙改口，“公子，你看！”

她急了，忙拉着安紫薰的衣袖，指着不远处进城的一列队伍。

数十人轻装而行，动作敏捷有序，经过专业的训练，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保护的马匹上，年轻的男子一手紧紧搂着身前的少女。

他黑色衣衫，衣襟袖口均是镶绣金色滚边，宽大衣袖如羽翼般保护着怀中的女子。女子靠在他怀里看不清容貌，却见体态纤细惹人怜惜。

两人姿态亲昵说着话，男子轻笑稍稍抬起脸庞。

这张脸很完美，每一分都似画般精致，倾国倾城的绝色妖娆，他拥着女子低语，那双重瞳淡笑，颊上顿显浅浅梨涡，似孩童般温暖。

安紫薰一怔，滚热的茶水泼洒在手背，她浑然不觉疼，身子不由自主地朝着栏杆外俯去，目不转睛。

倏地，他眉睫上扬眸光与她相交，仅仅一掠，安紫薰的心猛然一惊。

“哎哟，这不是庆王爷吗，说是病了，连皇上宣旨上朝都没有去，怎么从城外回来了？！”

“之前还拒婚不娶，他怀里的女子是谁家闺秀？”

“不管什么样，反正一定比庆王妃强，不然王爷怎么这时带个女子回来？”

“什么庆王妃，王府大门都没有迈入一步，没听人说呀，王爷嫌弃她长得丑陋……”身后看客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称马上的男子为庆王，战功赫赫，被人称为西楚第一美男的赫连卿，居然是他……

他怀里的女子不知道说了什么，赫连卿侧过脸，从安紫薰的角度看下去，赫连卿笑得温柔似水。

一瞬间，安紫薰原本闷闷的心忽然好似被蜇了一下，更加不舒服。

重重搁下茶杯，安紫薰皱眉突然转身离去，阿端以为她因茶楼里那些人的话心里不舒服，忙跟上好声安慰。

“胡闹！”金銮殿上赫连御风指着迟了好些天才奉旨进宫的儿子，“你的胆子是越发的大了，抗旨拒婚，以病为由不进宫复旨，擅自离城，朕问你，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父皇吗！”

“儿臣自然没有将皇上放在眼里。”赫连卿大红蟒袍在身张扬妖冶。

群臣脸色一变，这庆王虽然深受圣宠，这大不敬的话确实过头。

“你、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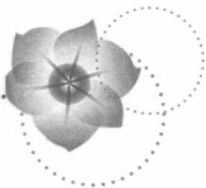
“皇上尊贵高高在上，这君臣有别，赫连卿还是明白的，所以自然是将皇上放在心里敬仰。”他淡笑不紧不慢说着，也不看帝王的脸色变化，只顾把玩手腕上黑色的镯子。

赫连御风瞧着最喜爱的儿子，顺着他目光看下，那镯子令他心里一堵，眼前浮现那张与赫连卿相似的倾城容颜。

良久，唉，罢了……

“念在初犯，朕罚你闭门思过一个月。如若再犯，定不轻饶！”

“谢皇上恩典，儿臣今天上朝，还有一件事请奏。”他掀起朝袍跪下，“请皇上为儿臣赐婚！”



“赐婚？”赫连御风眉头拧起。

“儿臣此番出去，寻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儿臣要立她为妃！”掷地有声的坚定。

“镇南王之女是你的正妃，这是你母妃在世前定下的。”

母妃，这个男人还记得他的母妃吗？

“我不同意！”

软语清脆，吸引众人目光一转，金銮殿外安紫薰嫁衣似火焰跳跃，迤迤在地随着曼妙身姿徐徐走来。

一方红纱遮面，露出的眸子婉转浓丽，说不出的别样风情。注视前方冷傲的赫连卿，他红衣妖冶，张扬似烈焰燃烧。

那张倾世容颜，只消一眼就难以忘却，何况他还有一双异于普通人的重瞳。

“安紫薰见过皇上。”俯身行礼，站起时她转身与赫连卿相对而视，他眼底隐藏极深的冷冽，与肆意张扬的外表截然不同。

赫连卿眼里不屑、冷然，甚至是厌恶：“你不同意？莫要忘记，你还没有入庆王府的大门！”

今早被人带入皇宫，金銮殿外她站了好久，赫连卿说的话她听得一字不差。

她笑得眼儿弯弯：“是，我不同意，王爷今日要立妃，也只能立我安紫薰！”

她扬起手臂，皓腕莹莹衬着绮凤镯，赫连卿见了眸色一沉。这与他手腕戴着的龙吟钏，是母妃生前特意请人打造，送与他和安紫薰订婚的。

“十二年前影贵妃当众为我戴上这绮凤镯，认定我是未来的庆王妃。王爷可以时隔多年毁婚，娘娘泉下有知，当年心愿无法完成，王爷你愧对母命，实为不孝！”

赫连卿眼里冰霜凝结，母妃临终他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这番遗憾他终生不能弥补，现在却被安紫薰刻意说出。

“我尚未过门就遭遗弃，沦为旁人笑谈，一人受辱事小，可天下人会如何想皇上？王爷你今天众人面前求皇上再为你赐婚别的女子，将皇上与我镇南王府的颜面放在何处？因为我令安家与皇上陷入难为的局面，这是你庆王爷想看到的吗？！”

偌大金銮殿，回荡着安紫薰的声音，并不是怒气的责问，在旁人听来却是字字有理，无法反驳。

赫连卿凝眸注视，目光冷厉，她也毫不避讳，浓丽婉转的眸子此刻对望。

大胆、不驯，没有半点畏惧，甚至闪过一丝狡黠，她是有备而来！赫连卿心中一动。

“你就这么想赖着本王？”

他缓缓靠近，笑起来的时候脸颊梨涡浅显，带着孩子气惹人不由得被吸引。

安紫薰却知他双眼笑意不达眼底，从他身上散发异常阴冷的气息，宛若身在海底，稍不留神，就会令人瞬间窒息而亡。

到了如今，避无可避，倘若没有那次茶楼偶然遇见……

“宁愿被来路不明的女子赖着，王爷也要抗旨拒婚我这个明媒正娶的庆王妃，真是好笑！”

扬起脸，她笑意却瞬间凝在唇边，脖颈间寒意起，一抹痛楚随着温热的血蔓延。

赫连卿手里稳稳地握着佩剑，贴着她脖颈处细白肌肤划开一道血口，森冷剑锋渲染点红。

他的动作太快，甚至没有人能想到庆王会勃然大怒到用剑伤她！

这是金銮殿，还有他的父皇和朝臣在。

“混账东西，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也由着你胡来！她是你母妃为你定下的人，你也敢下手伤了，朕断然不会再纵容你闹下去！”

“父皇想治儿臣的罪，儿臣领旨就是。”他瞧着手中长剑，又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转过身，他嘴边邪佞笑意，令人不寒而栗。

安紫薰瞧着面前方才笑起来一脸孩子气的男子，他善于隐藏自己犀利的一面，却为了她一句话而出手？

“她不是来路不明的女子，是我赫连卿的女人，你再敢说她一句不是，本王不会再手下留情！”

剑光森冷逼人，映衬他隐忍杀意的眸子，里面全是她安紫薰的模样。

因惩罚赫连卿刺伤她一事，赫连御风没有准许他求的赐婚，且兑现了对安紫薰的承诺，正式封她为庆王妃。

三天后大婚，赫连御风亲自前往王府观礼，赏赐的东西摆满了整条临安长街，赐了她一个风风光光不会令她委屈的婚礼。

新房里红烛燃起，二更天了安紫薰还是全无睡意，起了身沏茶临窗品茗。

如墨的夜，星子稀疏月色暗淡，远处雅筑早已经熄灯。

拜堂入新房，他连喜帕都未曾掀开，就转身离去，大婚当天，他在王府内另辟雅筑安置了带回的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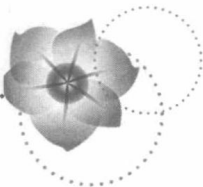
“本王一定会让你后悔今日所做的决定！”

那日金銮殿外，经过她身边时，他丢下这一句话。

他知道她是有备而来的，却不动声色刺伤她一剑，他等的正是皇上开口要他完婚，他娶她入门，却用行动表明他承认的妻子，只会是他带回来的女子。

安紫薰临窗而立，淡淡月色下她唇边笑意透着苦涩，她怎么都没有想到三年前救下的会是他，更不会想到三年后她与赫连卿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见，甚至要共同生活。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从外跃入站在安紫薰面前，眸子灿若星辰，长眉入鬓，微微一挑，



儒雅清俊的眉宇间隐隐有怒意。

“阿薰。”

“表哥，你好歹是堂堂南海龙少金痕波，半夜三更从窗户进来，不怕连累你表妹我吗。”安紫薰一副笑吟吟的模样。

“谁不知道南海金家出身海寇。”金痕波脸上怒气不减，“你个坏丫头说好在留仙阁会面，你放我鸽子，枉费我四处打听你要的消息，你还真的乖乖嫁了赫连卿！”

“我千里迢迢来西楚，就是为了完成当年定下的婚约。”

“赫连卿真想娶你的话，大婚当天就该迎娶你入王府，何必拖到现在。他次次羞辱你，当真以为南海金家就怕了他这个王爷不成！”

“没想到传得这么快。”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此番我来的目的就是带你回去，谅赫连卿也不敢轻易动南海！”

难得平素里孟浪轻佻的金痕波如此正经严肃地说这番话，她听了心中一暖，片刻道：

“真的这么做了，娘二十多年来对安家所付出的辛劳都会被抹杀，唯一能伤她的人，就是我一心为庆王效忠的爹爹。”

“你一点也不开心，姑姑若是知道了更难受。她怕的就是你重蹈她的覆辙，这婚事本就是权力联姻，他赫连卿就连这点也不放在眼里，你在西楚该如何过下去？”

金痕波望着她总是微笑的脸，自小她就极少流露出除笑以外自己其他真实的心情，越是如此，他才越是担心。

“不用担心，我很好。”安紫薰抬起头笑得有些没心没肺，弯弯的眉眼掩住眼里瞬间即逝的落寞。

“回去的时候，帮我转告娘一声，最多一年，我会带着可以医治她的解药回去。”

“解药？你说的是解除姑姑身上离人泪的解药？”金痕波显然吃了一惊，倏地他抓住她的手，急切地问道，“你找到了？”

“我找到三生蛊的新主人，正是赫连卿。”安紫薰的话令金痕波眉头紧皱，三生蛊乃是上古神兽，被它认定主人的话，可以帮其达成任何愿望。

“那蛊虫在古籍中有记载，但是否真如传说中的神奇？”金痕波半信半疑。

“只要有一丝希望为娘解毒，我一定要试试！”安紫薰语气异常坚定，金筱瞳被人下毒，受病痛折磨十二年，她着实不忍心她一步步迈入死亡。

还有就是……留仙阁外，赫连卿神情温柔地看着怀中女子，安紫薰手指不由紧攥。

是羡慕、嫉妒，还是别的，她自己也说不清了。

月迷津，京城有名的销魂窟。南国佳丽、北地胭脂样样俱全。

雅间里，“三哥你如愿与小嫂子成婚，怎么还是不开心的样子？”赫连孝走过来坐

下，又颇为理解地说道，“算了，安家的丑女是父皇赐婚的，一时半会弄不走，不过那天在金銮殿上，你给的下马威也足够让她能老实点！”

想起迎亲那天，被安紫薰那句色如春花，气得他几天肝火旺，三哥那一剑，他也没有料到，只当也为自己出了口气。

赫连卿晃动手中酒杯浅啜一口，唇角淡淡笑意：“老七，她若真的老实，也就真没意思了。”他想借机羞辱安紫薰令她知难而退离开西楚，哪里料到她有备而来阻碍他与浅幽婚事，那一剑不过小惩大诫让她别太嚣张。

他娶安紫薰，同时也正式将浅幽接入王府。不能委屈浅幽，她为他付出太多，他发过誓，会找到她然后疼爱保护她一辈子。

至于安紫薰，他将手中酒仰头喝尽，脸上浮现那惹人迷醉的笑，只是笑意从不达眼底，幽黑得宛若噬人的黑潭。

赫连孝眼睛一亮，跟随三哥多年，他觉得好似事情比想象中有意思得多。

“对了三哥，她是不是真的如传闻里那么丑？你连洞房都没入，几天宿小嫂子的雅筑里，全西楚无人不知。”

“安紫薰就是再美，也不抵你七王爷色如春花，全西楚也无人不知。”他笑望被气得快要冒烟却硬是梗着不敢反抗的老七。

记得金銮殿，在场众人被他那突如其来的一剑吓得表情各异，惶恐不安唯恐连累到自己时，唯独她平静自若，弯起眉眼对着他笑。

不会不怕，却如此冷静，是猜到他为何会出手伤她吧。

不算笨，不枉费他特意命人带她去宫里走这一遭。

“三哥，连你也笑话我！”对赫连卿他不能发火，干脆一股脑儿地将怨气算在安紫薰身上，找不到人发泄，他猛然重重一拍桌子对外喝道，“都死在外面了啊，没死的给爷找几个姑娘来逗逗乐子！”

在他们对面相望的雅间里，是扮成男子模样的安紫薰和阿端。

“小姐，王爷和七王爷就在对面。”

“坐下，陪公子我听小曲。”瞥一眼对面的人，安紫薰摇着纸扇很是悠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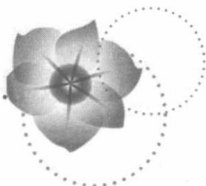
大厅凭空响起乐声，一时分辨不出什么乐器，却难得在烟花之地听见《船歌》这首海上小调，安紫薰想不到在这里能听见熟悉的曲调，忍不住上前一看。

抬眼间，余光瞥见对面不远处的赫连卿，他好似也被这首曲子吸引。

赫连卿渐渐陷入沉思，移步缓缓朝下走去，对周遭往来的人都置若罔闻。

奏乐的人指尖轻压琴弦，好似有魔力般令人无法思考。

一个颤颤的尾音一曲终了，那人略微抬头，虽是朴素衣衫，却掩不住清冷如月光的流韶之姿。



“姬云裳献丑了。”声如珠玉落盘。

安紫薰心里暗叹，那人眉目如描如画，比起赫连孝的阴柔之美，他可谓男生女相，多了一份出尘脱俗。

眼见赫连卿快要靠近他，她目光之余瞥见人群里快速闪过的人影，一点若有若无的寒芒随之突现，靠近的目标正是凝神沉思在余音中的赫连卿。

赫连卿还是恍然无觉的神态，那人影飞快而来，手中匕首寒光闪烁，对准他没有防范的后背快速刺去。

“三哥小心！”赫连孝猛然喊道，飞身从阁楼跃下。

安紫薰手执酒杯，转而扔向刺客，赫连卿是唯一能救娘的人，在她得到三生蛊前，不能让他有丝毫闪失。

赫连卿动也未动，冷若冰霜的笑意不达眼底。只是衣袖轻挥，那人连他衣袖都还未沾染，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反弹，不由自主匕首方向转变，刺向立在一侧的姬云裳。

突如其来的状况，姬云裳愣住不动，抱着怀中竖琴眼看着就要命丧刀下，负手一边的赫连卿，眸色深沉无动于衷。

安紫薰手中酒杯转了方向与匕首相撞，立即破碎，碎片连带酒水落了姬云裳一身，却也将匕首的力道改变，一声闷响，匕首刺穿姬云裳怀中竖琴。

赫连卿目光凌厉，瞬息间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目视缓缓走来的安紫薰。

“来人，将他们擒下。”赫连孝一声令下，贴身侍从顿时涌上将他们几人团团围住。

“等等。”赫连卿突然下令阻拦。

赫连孝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转而瞧着站在一边的安紫薰，他眼里显出一阵惊艳。

安紫薰瞧着姬云裳，他被人狠狠压在地上，酒水碎片沾染发丝显得狼狈，一脸无奈却不争辩，只苦苦哀求。

“军爷，莫要弄坏我的琴。”生死关头，他依旧宝贝他的竖琴。

那首《船歌》勾起她思念南海之心，尤其他的音律宛若小时候她偶然听见的海妖之音。这般出色技艺的人沦落在此，也许还要为这刺杀无辜遭殃，她不免有些同情。

“方才有劳公子出手，就此谢过。”赫连卿主动上前对她说道。

“举手之劳，兄台客气了。不过，能否请兄台也放过这个人？”

“这个人刺杀嫌疑很重，也许是刺客之一。”赫连卿眉梢微挑，狭长眼眸似桃花妖娆。笑容温暖无害，可在她看来，这笑容在下一刻就能杀人。

“他是乐师，手掌薄茧是练习乐器多年所形成。”安紫薰注意到这点，为他辩解。

“凡事都能作假。”

“他若真的是刺客，生死关头，本能的反应该是躲开危险。而他却只想护着乐器，连性命都不顾，这怕是作不了假。”她上前几步与赫连卿对视。

冷入骨髓的寒意，立刻从赫连卿身上散发，抗拒一切靠近他的人。他微微低头，凝视着仰起脸同样瞧着他的安紫薰。

靠得很近，她从他眼眸笑意中感觉到死亡前那种快窒息的气息。

三生蛊，在这个男人的控制下，她终于见识到其中厉害。

赫连卿蓦地笑出声，脸颊梨涡陷得更深：“听兄台这么一说也有点道理，我素来不喜欢欠下人情债，这个乐师的命暂且放过。”

“多谢。”安紫薰点头冲他笑笑。

眼前的人，妩媚浓丽的眸子笑意盎然，他眯起眸子：“对了，刚才就觉得你好面善，似乎在哪里见过？”

“我也觉得兄台好面善，大概见过吧。”她执扇淡笑对答。三年前，她一心想得到三生蛊，冒用了金痕波身份和他同乘一条船出海，有过一面之缘。

后来与赫连卿之间发生的那些事，彼时年少，互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那段时光终成不能说出的回忆。

现在的他更是稳重、老练，收敛起年少轻狂的孩子气，多的是睥睨天下的气度。

传闻中上古神兽三生蛊选择他为主子，令他驱使，看来已成定局。

“告辞。”她神态从容地自赫连卿身边而过。

赫连卿的目光一扫已然转身离去的安紫薰，笑意诡谲。

面善？他们之间，恐怕不止是这么简单。

“王爷今天遇见什么高兴事了吗？”花浅幽端了热茶上前，赫连卿回府后心情似乎不错。

“怎么是你端茶？以后这些叫下人去做。”赫连卿揽住她纤细腰肢在怀，见她脸色略微发白关切道，“寒症又发作了？”

“季节交替是这样的，王爷不用担心，我已经服药，感觉好多了。”被他抱在怀里关切凝视，花浅幽脸颊一红小声回答，他对她极是温柔，事无巨细都为她安排妥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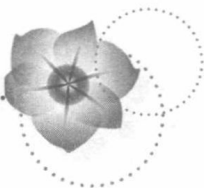
“当初若不是你舍命寒潭里救下本王，你的身体不会落下寒症，浅幽，本王欠你很多。”他脸颊贴附她顺滑发丝，伸手搂住她纤弱肩头，眼里浮现三年前那番光景。

为得到传闻中的三生蛊，他秘密前往惊风崖，返回途中遭人暗算，若是没有浅幽相救，他估计会命丧南海。

“是王爷福泽天佑，浅幽没想到三年后还能和王爷再相聚。”她低头朝着赫连卿怀里靠得更近。

“还记得本王当时对你的承诺吗？”赫连卿抬起她的下颌，见她泪眼婆娑，伸手替她拂去。

花浅幽听了低垂眼帘：“王爷的承诺浅幽记着，其实今生还能得王爷眷顾，余愿足



矣。可是我的身份低微，在这王府里……”

“本王会明媒正娶你，照顾爱护你，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对赫连卿而言，你是恩人，也是我的女人，一生不变！”

“王爷……真的，真的一生不变？无论我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你永远都会待我这般好吗？”她小心翼翼地再次求证。

“本王说过的话从没有食言！”

“和王妃姐姐相比，我什么都不懂。”

听她提起安紫薰，赫连卿对花浅幽更加心有歉意：“娶她，是我过世的母妃定下的，浅幽，这点确实委屈你。”

她摇摇头，十指用力紧扣指节发白：“浅幽没有委屈，我的意思是，若以后做错了什么事惹怒了王爷……”

“你忘记了，以前惹怒本王的时候还少吗？浅幽，相比从前你现在温柔很多很多，那个时候你甚至比男子都要坚强勇敢！”

月色下，他眉眼舒展，完全褪去平素里桀骜不驯的冷漠，脸颊浮现梨涡带着孩子气，低头轻吻怀里哭得微微发抖的花浅幽。

在他伤势即将痊愈时，遭遇追杀，浅幽从小生活的渔村一夜付之一炬，两人失散三年，最终寻到她。

南海金家，这笔账迟早他赫连卿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以后本王会保护你，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



第二章 赌气 丑颜遮真容

落了一场雨，天气骤然转冷。

安紫薰凝视铜镜里倒映出的陌生容颜，改变面容的药丸短短一刻，就将她的五官变得平淡无奇。只要不用解药，可以保持一年左右。

“小姐你把自己弄成这样子，怎么能讨王爷喜欢！”阿端想起王爷头也不回去雅筑那刻，就替安紫薰着急。

“我为什么要讨他的喜欢。”安紫薰对镜瞧着自己全新的面孔，她是美是丑，甚至是什么身份，现在的赫连卿都不会在意。

阿端一副怒其不争的样子，新婚开始，王爷宿在雅筑至今，现在府中人人都将这雅筑里的花夫人，视作王府真正的女主人。

“小姐，阿端斗胆说一句，您已经嫁入王府，再和王爷硬碰硬相处，以后您该怎么办？”她突然愁眉深锁，叹口气，“听说这花夫人是王爷找寻了三年的女子，之前好像对王爷还有恩。”

赫连卿找了三年的女子？她心里一怔，正要问清楚阿端。

门外伺候的人突然通报说：“王妃，花夫人求见。”

徐徐走来的女子行动似弱风扶柳，对她盈盈一拜。

“花浅幽拜见王妃姐姐。”她柔声说着然后缓缓抬头，心里却是猛然一惊，忙又低下头。